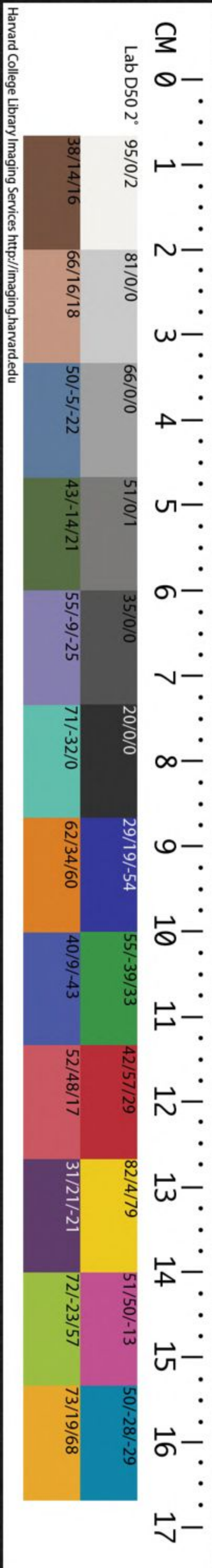


21

7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6

648.5942⁶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四

軍禮八

校閱

意曰案古者為兵於農有校閱之禮有田獵之禮者周禮大司馬之禮謂之也又云野田以備其春而振旅夏而蒐分秋而演兵冬而大閱非徒以儲禽取獸供軍各完其用而已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備所貴於田之武也故校閱所以備田獵即校閱之禮也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

李太僕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完

參校

軍禮八

校閱

蕙田案古者寓兵於農有校閱之禮有田獵之禮考周禮大田之禮簡衆也又云聽師田以簡稽春而振旅夏而芟舍秋而治兵冬而大閱非徒以饁禽取獸供賓客宗廟之用而已蓋安不忘危講武之儀即寓於游田之內故校閱即田獵田獵即校閱二者不可分也然觀月令講武飭事之文則其事亦有不爲田獵者即康成注亦未嘗與冬狩混而爲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也至春秋一經所書大閱治兵之事尤多蓋
列國多故臨戰而習武以是為權禮焉漢唐
以下其事益分古今異宜無容泥古也今分
為二門而於大司馬四時之狩悉歸之田獵
云

春秋莊公八年公羊傳治兵者何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國語周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
財

蕙田案以上總論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注為簡習之亦因
營室主武士也

仲冬之月飭死事

注飭軍士戰必有死志
疏因死氣之威以
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志故曰飭死事也

蕙田案以上王畿校閱之禮

春秋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杜注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
之戎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

為班首怒而訴齊人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
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閱車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
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至為游戲
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亦主為游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家之常禮公身雖
在非為游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公身在蒐
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邾間皆舉蒐
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于城內此亦
當在城內

左氏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

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也此
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

年大蒐車徒
謂之大蒐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以

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

注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
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

蕙田案杜預以大閱為因事習武何休以大
閱為五年定制二說不同然皆以為與田獵
異事書之於策非有所譏也觀孔氏正義自

明乃穀梁以為非正范甯以不因田獵貶之
恐非經意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

兵杜注治兵于廟習號令將以圍邾疏周禮仲春教振旅仲秋教治兵穀梁云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釋天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定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彼言治兵振旅皆謂因田獵而選車徒教戰法習號令知此治兵亦是習號令此治兵于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耳但軍旅之眾非廟內所容止應告于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注云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云是告于廟習于巷也下有圍邾知治兵為圍邾也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為圍邾故非時治兵猶如備難而城雖非時不譏沈又云治兵之禮必須告廟告廟雖是內事治兵乃是外事故雖告廟仍用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為圍邾雖在郊內亦用剛日甲午治兵公羊以為治兵殺牲饗士卒

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注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兵事以嚴終故曰

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注道德齊禮鄰國望之歡如親戚何師之為

善師者不陣注師眾素嚴不須耀兵列陣善陣者不戰注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與戰善戰

者不死注役兵勝地故無死者善死者不亡注民盡其命無奔敵皆亡

蕙田案以上魯校閱之禮

國語齊語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制三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振旅秋以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

蕙田案以上齊校閱之禮

春秋昭公十四年左氏傳夏楚子使熊丹簡上國之兵

于宗邱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

災患有孤寡救罪戾詰奸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

親任良物官注上國在國都之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邱楚地特車身民收聚不使流散物事也疏周禮司兵掌五兵鄭眾云五

兵者戈矛戟酋矛夷矛鄭元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然則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為兵也此簡上國之兵謂簡料人丁之強弱于宗邱之地集而簡之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亦如之注兵在國都之東者好

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蕙田案以上楚校閱之禮

僖公二十七年左氏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睢

注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睢楚邑也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注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于子玉故

略其事子玉復治兵于蔿注子玉為令尹故為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

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注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

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

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

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

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注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言

子玉力小任重將不能以入其眾而治之也苟子玉能入其眾而舉賀典未為後時而失禮言不勝其任不足賀

蕙田案以上校閱失禮之事

右校閱

通典漢興設南北軍之備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強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舡常以立秋後

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十月都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

蕙田案劉昭注續漢志引魏書漢承秦制十月會

五營士為八乘進退名曰乘之晉志亦曰都講

續漢禮儀志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武

郊東門以薦陵廟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

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

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肆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

曰緇劉兵官皆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晉書禮志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街乘輿到公卿以下

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

漢書文帝本紀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印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

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

武帝本紀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裔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

郊祀志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

注李奇曰涼如

地名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

劉氏攷曰郡有都尉國有中尉此時罷郡都尉耳不應有國字

章如愚曰光武見翟義反隗囂叛皆以秋試勒車騎

誅守長以起事也是以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惟京師肄兵如故

順帝本紀永建元年夏五月嚴飭障塞繕設屯備立秋之後簡習戎馬冬十月庚寅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令緣邊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

注調選也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五校尉

何進傳靈帝中平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大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

躬擐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魏志武帝本紀建安十三年春正月作元武池以肄舟師

晉書禮志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今金革未偃士眾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秋閱

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右漢

晉書禮志延康元年魏文帝為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志文帝本紀黃初六年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

明帝本紀太和元年冬十月丙寅治兵於東郊

蜀志後主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右三國

晉書武帝本紀咸寧元年十一月癸亥大閱於宣武觀

三年十一月丙戌帝臨宣武觀大閱

太康四年十二月庚午大閱於宣武觀 六年十二月

甲申大閱於宣武觀旬日而罷
禮志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
作鴈羽仗

成帝本紀咸和元年十一月壬子大閱於南郊

〔文獻通考〕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皆大閱習衆然不自令進退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鬪場自後蕃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朝廷無事焉

右晉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二十年二月甲寅車駕於白下閱武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詔曰安不忘虞經世之所同治兵教戰有國之恒典故服訓明恥然後少長知禁項戎政雖修而號令未審今宣武場始成便可刻日大

習衆軍當因校獵肄武講事

孝武帝本紀孝建二年九月丁亥車駕於武場閱武

大明五年二月癸巳車駕閱武詔曰昔人稱人道何先于兵爲首雖淹紀勿用忘之必危朕以聽覽餘閒因時講事坐作有儀進退無爽軍幢以下普量班錫七年

春正月癸未詔曰春蒐之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語書於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軌則今歲稔氣榮中外寧晏當因農隙葺是舊章可尅日於元武湖大閱水師并巡江右講武校獵十一月癸巳車駕習水軍於梁山

南齊書武帝本紀永明二年八月戊申車駕幸元武湖講武三年閏月戊午車駕幸宣武堂詔曰今親閱六師少長有禮領馭群帥可量班賜四年九月戊辰車駕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

晉書 卷一百一十四
陳書後主本紀 禎明四年秋九月甲午車駕幸瓦武湖
肄艦艦閱武宴群臣賦詩

魏書昭成帝本紀 建國五年秋七月七日諸部羣集設
壇埒講武馳射因以為常

道武帝本紀 登國六年秋七月壬申講武於牛川 八
年秋七月車駕臨幸新壇庚寅宴群臣仍講武 十年
八月帝親治兵於河南

皇始元年八月庚寅治兵於東郊

天興二年秋七月辛酉大閱於鹿苑享賜各有差 五
年春正月帝聞姚興將寇邊庚寅大簡輿徒詔并州諸
軍積穀於平陽之乾壁六月治兵於東郊部分衆軍
明元帝本紀 永興二年秋七月丁巳立馬射臺於陂西
仍講武教戰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閱畿內男子十二

以上悉集已卯幸西宮拔大渠帥四十餘人詣闕賜以
繒帛錦罽各有差乙酉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庚
寅大閱於東郊部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衆三
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焉
二月戊申賜陽平王熙及諸王公侯將士布帛各有差
庚戌幸高柳川甲寅車駕還宮

太武帝本紀 始光元年九月大簡輿徒治兵於東郊部
分諸軍五萬騎 二年冬十月治兵於西郊 四年夏
四月治兵講武

延和元年夏五月大簡輿徒於南郊 九年九月乙酉

治兵於西郊 十一年八月癸未治兵於西郊

文成帝本紀 興安二年九月壬子閱武於南郊

冊府元龜 太安四年七月壬子詔曰朕每歲以秋月閒

日命群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宮壇糜費之功勞
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

文獻通考文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讎遂耀兵示武
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
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為部隊楯稍矛戟相次周
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車箱魚鱗四門
之障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
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
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威觀自後以為常

魏書孝文帝本紀延興四年八月戊申大閱於北郊

五年冬十月太上皇帝大閱於北郊

太和五年二月己酉講武於唐水之陽三月辛酉朔車
駕幸肆州癸亥講武於雲水之陽九月庚午閱武於南

郊大亨群臣 十六年八月癸丑詔曰文武之道自古

並行威福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

夏殷明叡未舍甲兵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

教民戰可謂棄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制將軍之職

皆所以輔文強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以懷九

服修武以寧八荒然於習武之方猶為未盡今則訓文

有典教武闕然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勅有

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勅 十八

年八月丁未幸閱武臺臨觀講武 十九年春正月壬

午講武於汝水之西大賚六軍 二十年九月戊辰車

駕閱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宮 二十二年三月庚寅行

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

宣武帝本紀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駕行幸鄴戊寅閱

武於鄴南

隋書禮儀志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于都外有司先
萊野為場為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墀於北場輿駕停觀
遂命將簡士教眾為戰陣之法凡為陳少者在前長者
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
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戟槊者次之弓箭為後
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揮之蹤發起之意旗
卧則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
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
之使戰鬪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峻泥之塗前五
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為和門都墀之中及
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于其軍戒鼓一通
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為直陳以相

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
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
二軍迭為客主先舉為客後舉為主從五行相勝法為
陣以應之

周書太祖本紀大統三年進太祖柱國大將軍 五年
冬大閱於華陰 九年冬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冬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冬十月大閱於
白水遂西狩岐陽

武帝本紀保定二年冬十月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
卿列將皆會戊午講武於少陵原 三年冬十月丁亥
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與馬彌漫數十里
諸蕃使咸在焉

天和六年冬十月壬寅上親率六軍講武于城南

建德元年十一月丙午上親帥六軍講武城南二年十一月辛巳帝親率大軍講武於城東癸未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宮大備軍容三年六月丁未集諸軍將教以戰陣之法十一月行幸同州己巳大閱於城東十二月癸卯集諸軍講武於臨臯澤

宣帝本紀宣政元年十一月己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擐甲胄

右南北朝

隋書文帝本紀開皇二年十二月辛未上講武於後園煬帝本紀大業五年癸亥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

通典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

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百人置一燾十隊為一團

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光甲織具裝青纓拂建後狻旗第二團絳絲連珠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狻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銑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元犀甲獸文具裝建六駿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柵鼓金鈺各一具後部鏡吹一部鏡一面歌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盪幡一第二團每隊給黃隼盪幡一第三團每隊給蒼隼盪幡一第四團每隊給烏隼盪幡一長槩植弩及甲眊等各稱兵數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輶車一乘白獸幡及節每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戰前則為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

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圍營然後請團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鏡鼓俱振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隊各二百騎建蹲獸旗爬槩二張大將在其次韃馬二十匹次大角次後部鏡吹次第四團受降使者次及

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
為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
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
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
於東面第二團騎陣於南面鼓翊大將軍居中駐馬南
面第三團騎陣於西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為方陣
四方外向步卒翊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定四面陣
者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
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安內雜畜事大將亞將等各就
牙帳馬步陣與軍中散兵交為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
一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
而進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
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

亘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
軍號為記御營內者合十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
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
下至於兵馬私隸悉以綴於衣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
幡數百有餘事使人交相去來執以行執幡而離本軍
者他軍驗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

蕙田案此為征遼東事當屬出師然其儀節
實係將出兵之前先定其訓練簡閱之禮也

右隋

唐開元禮皇帝講武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
一日所司奏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有司先
芟萊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又於其內
墀地為步騎六軍營域處所左右廂各為三軍位上軍

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
五十步立表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相去五十步為
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墀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
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其中如常儀前
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墀所禁止誼譁依方色建
旗為和門於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
甲仗威儀悉備於墀所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如常式步
軍大將被甲胄乘馬教騎大將亦乘馬教習士眾為戰
隊之法講武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侍中奏開宮
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
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置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為小駕
依圖陳設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
鈹戟以次入陳於殿庭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

臣俱詣西階下奉迎

侍中負璽如式

乘黃令進革輅於太極殿前

皇帝服武弁之服餘並如圜丘儀駕至墀所兵部尚書
介冑乘馬奉引至講武所入自都墀北和門兩步軍之
北當空南向黃門侍郎奏稱請降輅還侍位皇帝降輅
入大次而觀兵部尚書停於東廂西向三仗小退以通
觀路領軍減小駕騎士立於都墀之四周侍臣依左右
廂立於大次之前東西面北上文武九品以上皆公服
文東武西在侍臣之外十步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
客先集於都墀北和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
方立於道西皆向輅而立以北為上駕至和門奉禮曰
再拜在位者皆拜訖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
卿引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南向以西為上西
方北方立於大次西北南向以東為上若有觀者立於

都墀騎士仗外四周任意然後講武諸州使人及蕃客
立定吹大角一通中軍將各以鞞命鼓二軍俱擊鼓三
鼓有司偃旗步卒皆跪二軍諸帥果毅以上各集於中
軍大將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
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東上右廂中軍大將立於
旗鼓之西東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西北面西上以聽
誓大將誓曰今行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
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
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誓詞遍告
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
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有司
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
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為方陣以應之

次南軍一鼓而舉赤旗為銳陣北軍亦鼓而舉黑旗為
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而
舉青旗為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方陣東
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
為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為圓陣以應之凡陣迭為
主客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陣
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之士五十人挑戰於兩
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
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
為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俱為直陣又
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
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
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侍中跪奏請觀騎軍又侍中稱制

曰可侍中俛伏興二軍吹角擊鼓誓衆俱進及表乃止
皆如步軍唯無跪起耳騎軍東西迭為主客為五變之
陣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如步
軍法五陣畢俱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
而還凡步騎二軍之士備則滿數省則半之損益隨時
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刃相及凡步士逐
退過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過也騎士不在此例若由田
狩則令
講武軍士之外先期為圍觀訖乘馬鼓行
親禽如別禮狩訖乘輅振旅而還如常儀講武罷侍中跪奏稱侍中
臣具言講武禮畢請還俛伏興皇帝降御輿侍衛如常
儀皇帝升輅太僕御立授綏升訖勅軍右升千牛將軍
升輅陪乘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以下如圓丘還宮
儀唯不作鼓吹不撞蕤賓解嚴訖將士各還明日群官
奉參起居如別儀

蕙田案以上開元禮與隋書禮儀志有同者
今刪併又見唐書禮樂志亦不復復載

唐書兵志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
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皆
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
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
二校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
所左校擊鉦隊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
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
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

蕙田案開元禮所載天子親自臨閱京師所
行也兵志所載折衝都尉臨閱郡國所行也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十月辛丑大閱

冊府元龜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詔曰安人靜俗文教為先禁暴懲凶武略斯重比以喪亂日久黎庶凋殘是用務本勸農冀在豐贍而人蠹未盡寇盜尚繁欲暢兵威須加練習今農收已畢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耀威武可依別勅大集諸軍朕將躬自循撫親臨校閱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五年十一月丙申幸宜州簡閱將士

八年十一月辛卯如宜州庚子講武於同官

九年三月幸昆明池習水戰

太宗本紀武德九年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即位九月丁未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庭謂將軍以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獫狁周宣馳驅方召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

侵莫能抗禦致遺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惟習弓馬庶使汝鬪戰亦望汝前無橫敵于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裨卒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非所以為社稷計也上不納自是後士卒皆為精銳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八年十二月丁卯從太上皇閱武於城西

舊唐書高祖本紀貞觀八年是歲閱武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勞將士而還

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二年十一月乙巳獵于滎南壬子

講武於新鄭

唐會要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渚水

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

許州長史封道宏奏言後漢南

郡太守馬融講尚書于此因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

為名今請改為觀武臺從之上御飛閣群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

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衛大將軍梁建

方為右軍左右威武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

誓眾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直圓銳之陣右

為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

復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敢而銳皆良將也上

曰講閱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

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黷人不可棄此

之謂也

蕙田案此事亦見新唐書高宗本紀及冊府

元龜

冊府元龜麟德二年四月丙寅講武於邙山之陽帝御

城北門樓以觀之

文獻通考武太后聖歷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請延

至孟春王方慶上疏曰謹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

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

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者

兵金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生氣

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案蔡邕

月令章句太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道水氣故水

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催傷者也太陰干時雨雪

而霜故傷首種

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

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

五曲通考卷一百一十 校閱

七

陰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宿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冊府元龜元宗先天二年十月癸亥親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亙五十餘里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帝親環戎服持沈香大鎗立于陣前威振宇宙長安士庶奔走縱觀填塞道路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燾下將斬之宰相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翊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宥以從人望帝乃赦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草軍儀有失坐於燾下斬之禮畢乃下制曰傳不云乎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皆兵之由也故文事必有武備耀

德在於觀兵所以外清蠻貊內輯華夏其經濟之致歟自有隋失道三靈改卜我唐受命百姓與能四罪而天下服一戎而天下定航海梯山罔不率俾休牛歸馬永不復用德逮群物刑清百年然而制軍爲旅先王分職在祀與戎前史垂訓則未學也孰可棄之往以韋氏構逆兇魁作禍則我之宗祀危如綴旒故斬長蛇截封豨戮梟獍掃欃槍使武之不修則兆人何又朕以薄德皆奉聖謨濟邦家之多難畏君父之嚴旨自撫茲億兆若臨淵谷雖重譯雲歸和親日至遂五兵之不教慮七德之未康今蓋元冬戒時農事爰隙驪山之下鴻門在望橫層阜以南屬耿長川而北流嚴霜初隕疾風始至以時而命群帥得地以講武功料其勝負詳其進退以振國威用蒐軍實故披堅執銳干戈有容練卒陳師金鼓

有節上應於天也下順於人也三光之靈可接五行之
德斯用將孫吳不遠頗牧同時非熊所期怒蛙亦勸布
三令調九章且閱宣場之儀若觀莘墟之禮情兼慰賞
義宏寵錫惟此畿甸比經水旱總集士馬頗有煩勞中
念元元更資勤恤其講武使各賜物一百段將軍各八
十段中郎將各六十段郎將及左右軍長史各四十段
折衝果毅各三十段押官六品以下各二十段新豐百
姓宜免來年地税置頓使賜物一百段緣頓踏踐麥苗
給米酬直

開元二年八月辛巳上以河隴之故命有司大募壯勇
士從軍既募引見置酒於朝堂享之詔曰朕光宅四海
撫御百蠻屬疆場未寧軍國多費每欲指揮方略親率
軍師故召募爾等擬從朕行知爾等材力冠群藝能拔

萃但以不教人戰豈知金鼓之聲授以兵律方辨干戈
之勢所以且遣薛訥等於隴右防禦使令教習爾等既
練韜鈴須明隊伍使投石拔劍以勵威鋒裹糧坐甲待
清逋寇若能因機立效遇敵邀勲酬以官榮必超格例
然後陪朕輿駕從戎塞垣俾爾先驅敬聽後命今宴勞
爾等并賜錢三千貫可節級領取即宜好去十月薛訥
克吐蕃帝遂停親征詔曰比來緣邊鎮軍每年更代兵
不識將將不識兵豈有緣路疲人蓋是以卒與敵其以
西北軍鎮宜加兵數先以側近兵人充並精加簡擇其
有勞考等色所司其以條例奏聞戰兵別簡為隊伍專
令教練不得輒有使役仍令兵部侍郎裴璠太常少卿
姜晦往軍州計會便簡支配有見集後軍兵宜令兵部
侍郎韋抗紫微舍人王珽即簡擇以聞

五年
八年八月詔曰國家偃武教修文德百年於茲矣自運
屬清平人忘爭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戎之禮我所
未暇且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
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為棄之
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且揀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
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團伍教練辨其旗
物簡其車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夫
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將以保大定功叶
于師貞以宏武備應須集期及有蠲免所司明為條制
別作優異法奏聞仍勅幽州刺史邵寵於幽易兩州選
二萬灼然驍勇者充幽州經略軍健兒不得雜使租庸
資課並放免

肅宗至德二載八月帝在鳳翔癸巳六軍大閱帝御府

城樓觀軍陣之容

舊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三載正月庚寅大閱諸軍於含
元殿庭上御棲鸞閣觀之

冊府元龜代宗寶應元年九月壬寅大閱兵馬於鳴鳳
門街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歷九年四月乙酉詔郭子儀等大
閱兵師以備吐蕃

德宗本紀貞元十六年春正月庚子朔乙巳上閱兵於
麟德殿前

冊府元龜宣宗大中五年五月勅如聞諸道軍將及官
健兒等近日所在將帥多務因循當召募之時已不選
擇及收補之後曾莫教招遂使名在戎行少能知其弓
矢職居列校罕見識於韜鈴緩急忽有徵差便取現在

應數惟憂就役豈暇圖功虛費資糧莫克讎敵為弊頗
久須有舉明自今以後委諸道觀察節度都防禦團練
經略等使每道慎擇會兵法及能弓馬解槍弩及筒射
等軍將兩人充教練使每年至合教習時分番各以本
藝閱試其間或有伎藝超異者量加優賞仍作等第節
級與進改職名每至年終都具所教習馬步及各執所
藝人數申兵部及中書門下仍委兵部簡勘都開件奏
聞所冀各盡伎能自成勁銳其支部有兵處亦委本道
點簡訓練准詔處分

右唐

五代史梁太祖本紀開平元年冬十月己未講武於繁
臺

霍存傳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

存在豈勞吾親閱耶諸軍寧復思之乎它日語又如
此

開平四年春正月丁未講武於榆林

乾化元年八月戊寅大閱於興安鞠場冬十月丙子大
閱於魏東郊

唐莊宗本紀天祐十有五年八月大閱於魏東郊

冊府元龜明宗天成二年十月癸未御興教門觀兵自
卯至午隊伍方絕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月勅習戰講武歷代通規選士練
兵其來舊制宜以每年農隙時講武仍准令式處分

五代史晉出帝本紀開運元年春正月辛卯講武於澶
州二年二月丙子大閱於戚城

周世祖本紀顯德元年三月壬辰次澤州閱兵於北郊

宋史禮志閱武仍前代制太祖太宗征伐四方親講武
 事故不盡用定儀亦不常其處鑿講武池朱明門外以
 習水戰復築講武臺城西楊村秋九月大閱與從臣登
 臺觀焉真宗詔有司擇地含輝門外之東武村為廣場
 馮高為臺臺上設屋構行宮其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
 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並戎服賜以窄袍至
 行宮諸軍陣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二十里諸班
 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
 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
 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
 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
 則鼓賊大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

復再拜呼萬歲遂舉黑旗以振旅軍於左者略右陣以
 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略左陣以還由臺前出
 西南隅並凱旋以退乃召從臣宴教坊奏樂回御東華
 門閱諸軍還營鈞容奏樂於樓下復召從臣坐賜飲明
 日又賜近臣飲於中書諸軍將校飲於營中內職飲於
 軍器庫諸班衛士飲於殿門外

兵志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三百

以下或給役或習技其後別募廂兵亦閱習武技號教

閱廂軍戍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諸日

習之法以鼓聲為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以其坐作進

退非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宋初以來諸軍皆用之

宋史太祖本紀建隆元年十一月丁未命諸軍習戰艦

於迎鑾三年十月丙戌幸太清觀遂幸造舡務觀習

水戰已亥幸岳臺命諸軍習騎射

乾德四年四月庚寅出內錢募諸軍子弟鑿習戰池乙巳幸玉津園閱諸軍騎射六月巳酉命習水戰於新池七月丁卯幸武成王廟遂幸新池觀習水戰

文獻通考開寶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爲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迄真宗朝歲習不輟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二年秋九月辛亥幸講武臺大閱崔翰傳太平興國二年秋講武於西郊時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瘖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號令將卒望其所舉以爲進退六師

周旋如一上御臺臨觀大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左右曰晉朝之將必無如崔翰者

文獻通考太平興國二年將伐太原詔築講武臺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

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五年三月庚午幸講武池觀習樓船十二月甲戌大閱遂宴幄殿

山堂攷索太平興國九年上親閱諸軍參考勞績升絀之上曰兵雖衆苟不簡閱即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倘統帥得人何敵不克

兵志至道元年帝閱禁兵有挽彊弩至一石五斗連二十發而有餘力者顧謂左右曰今宇內阜安材武間出

置
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又令騎步兵各數百東西列
陳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因曰此殿
庭間數百人爾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
乎

曲洧舊聞真宗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衛馬
步軍二十萬是夜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絕詰旦
上按轡出東華門從行臣僚並賜戎服既回御東華
東門閱諸軍還營奏樂於樓下

真宗本紀咸平三年春正月丁亥幸紫極宮還登子城
閱騎射夏四月閱河北防城舉人康克勤等擊射十二
月丁巳閱武藝遂宴射苑中六年十一月己亥閱捧
日軍士教三陣於崇政殿

山堂攷索太宗祥符六年詔在京諸軍選江淮水卒

於金明池按試戰權立為水虎翼軍置營於側其江
浙淮南諸州亦令准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
軍及江淮平定不復舉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
兵志明道二年樞密使王曙言本廂下軍止給役而未
嘗習武技宜取材勇者訓肄升補禁軍上可其奏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議者謂諸軍止
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宮閱
陣畢令解鎧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
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
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衽帶金革緩急不足以應
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
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慶歷元年徙邊兵不教者於內郡俟習武技即遣戍邊

二年諸軍以射親疎為賞罰中的者免是月諸役仍籍其名闕校長則按籍取中多者補樞密直學士楊楷請教騎兵止射九斗至七斗三等弓畫的為五暈去的二十步引滿即發射中者視暈數給錢為賞騎兵四劈陣刀訓肄時以木桿代之奏可 四年詔騎兵帶甲射不能發矢者奪所乘馬與本營藝優士卒韓琦言教惟事體容及彊弓不習射親不可以臨陣臣至邊嘗定弓弩挽彊蹠硬射親格願行諸軍立賞肄習歲以春秋二時各一閱諸營先上射親吏卒之數命近臣與殿前馬步軍司閱之其射親入第四至第七等量先給賜入第三等以上及挽彊蹠硬中格悉引對親閱等數多者其正副指揮使亦第賜金帛詔以所定格班教諸軍四年遣官以陝西陣法分教河北軍士 五年密詔益利梓夔路

鈐轄司以弓弩習士卒候民間觀聽寢熟即便以短兵日教三十人十日一易知并州明鎬言近臣籍諸營武藝之卒使帶甲試充奇兵外為三等庶幾主將悉知軍中武技強弱臨敵可用詔頒其法三路范仲淹請以帶甲射一石充奇兵餘自九斗至七斗第為三等射力及等即升之詔著為令 六年詔諸軍夏三月毋教弓弩止習短兵又詔以春秋大教弓射一石四斗弩曠三石八挺槍刀手勝二人者立為武藝出眾格中者本營闕階級即以次補

至和元年詔諸軍選將校武藝以射親為上韓琦又言奉詔軍士弩曠四石二斗并弓箭槍手應舊規選中者即給擬補守闕押官然則排連舊制為虛文矣請三路兵遇春秋大教武技出眾者優給賞物免本營他役候

階級闕如舊制選補奏可

仁宗本紀至和二年七月辛巳詔河北諸道總管分遣兵官教閱所部軍

兵志治平二年詔河北戰卒三十萬一千陝西四十五萬九百并義勇等委總管司訓練毋得冗占

神宗熙寧元年詔曰國家置兵以備戰守而主官之兵冗占者衆肄習弗時或誤軍事帥臣按撫監司其察所部有占兵不如令者以聞十月樞密院請陝西河東選三班使臣及士人任殿侍者以爲河北諸路指使教習騎軍或言河朔兵有教閱之名而無其實請教法於其軍久而弗能者罷爲廂軍奏可二年帝嘗語執政並邊訓練士卒何以得其精熟安石對曰京東所教兵已精強願陛下推此法以責邊將間詔其兵親臨閱試訓

練簡閱有不如詔者罰之而賞其能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則法行而將吏加勸士卒無不奮勵矣九月選置指使巡教諸軍殿前司四人馬步軍司各三人

山堂攷索神宗熙寧二年樞密院言廂軍近已團結教閱武藝欲給威邊指揮請以州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人至百人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荆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上從之

宋史兵志熙寧三年帝親閱河東所教排手進退輕捷不畏矢石遂詔殿前司步軍指揮當出戍者內擇槍刀手伉健者百人教如河東法藝精者役使以優獎之五年四月詔在京殿前馬步諸軍巡教使臣並以春秋分行校試射命中者第賜銀牒兵房置籍考校以多少

五其
定殿最五月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諸路其法五伍為隊五隊為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為節東草象人而射焉中者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牀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即退預籍人馬之彊者隱於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為奇帝以其點閱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

李氏燾長編神宗閱左藏庫副使开斌所教牌手於崇政殿乃命殿前步軍司擇驍健者依法教習自是營屯及更戍諸軍畿甸三路民兵皆隨伎藝召見親閱焉凡閱試禁衛戍軍民兵總率第其精拙賜以金帛而超等高者至命為吏選官其典領者優加職秩涇原經略蔡挺肄習諸將軍馬點閱周悉隊伍有法

入為樞密副使因言於上而引試之舊以七軍營陣校試而分數不齊前後牴牾命校試官采綴定為八軍法及軍法成頒行諸路既又定九軍法以一軍營陣即城南好草坡閱之皆有賞賚其按閱砲場連弩及便坐日閱召募新軍時令習戰如故事

文獻通考神宗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温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

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豫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

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於是以八月大閱八軍陣於城南荆家陂已事拆營回軍賜遂等以下指揮馬步諸軍銀絹有差

宋史兵志六年詔河北四路承平日久重於改作遂因循益隳軍制其以京東武衛等六十二營隸屬諸路分番教習餘兵並分遣主兵官訓練九月詔自今巡教使臣校殿最雖以十分爲率其事藝第一等及九分以上或射親及四分雖殿除其罰第二等事藝及八分或射親不及三分雖最削其賞十月選涇原土兵之善射者以教河朔騎軍馳驟野戰帝曰裁併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十萬軍之資也儻訓練精勇人得其用不惟

勝敵亦以省財安石等曰陛下頻年選擇使臣專務訓練間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既明士卒皆奮觀其技藝之精一人爲數夫之敵此實國家安危所繫也是時帝初置內教法旬一御便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勸沮之士無不爭勸者 七年詔教閱戰法主將度地之形隨宜施行二月詔自今歲遣一使按視五路安撫使以下及提舉教閱諸軍義勇保甲官課其優劣以聞而誅賞之 七年命呂惠卿曾孝寬比較三五結隊法十月以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趙卨曰陣法之詳已令憲面諭今所圖止是一小陣卿其從容析問憲必一一有說然置陣法度久失其傳今朕一旦據意所得率爾爲法恐有未盡宜無避忌但具奏來繼又詔曰近令李憲齎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付

卿同議可否因以團立將官更置陣法卿必深悉朝廷經畫之意如近日可了宜令李憲齎赴闕高奏曰置陣之法以結隊爲先李靖以五十人爲一隊每三人自相得者結爲一小隊合三小隊爲一中隊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兼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爲之中隊合小隊九人爲之小隊合三人爲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爲旗頭令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爲左右兼自選勇悍者一人爲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爲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通撓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委擁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

或赴救不及或身自受敵體被重創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賜勇智不學而能也然議者謂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于百千萬則為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閭胥四兩為卒屬之族師五卒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為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自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之制於都法為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况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夫法定易以制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

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七月詔諸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求知陣隊法者以聞九月崇儀使郭固以同詳定古今陣法賜對於是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付河北

蕙田案志稱太宗選州兵壯勇者補禁衛餘留本城於是兵勢重於內輕於外本城但更戍而不教閱矣故陳傅良言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皆不足戰而教閱之法起教閱者拔之廂軍之中而排立就在糧禁軍之下於是禁軍始遍天下然吾觀神宗教閱之法如此其詳矯前人之弊防兵力之弱如此其至而當時如王韶輩僅能小得志於南

四六
詔瀘夷而已至以當西夏動輒敗北李復圭
李信劉甫挫衄於前韓絳种諤李憲高遵裕
王中正劉昌祚徐禧曲珍等喪師於後諸將
濫邀功賞皆以城築而已然則當日教閱亦
徒有其名未嘗獲一勁旅之用也故太宗之
失失在略外而不在置禁軍之多神宗之失
失在務名而不在更廂兵之制

八年詔在京諸軍營屯迫隘馬無所調習比朔四教塲
益寬大可以馳騁其令騎軍就教者日輪一營以馬走
驟閱習五月臧景陳馬射六事一順駿直射二背射三
盤馬射四射親五野戰六輪弄各為說以曉射者詔依
此教習八月帝令曾孝寬視教營陣大閱八軍陣於荆
家陂訖事大賞

神宗本紀熙寧九年十月乙未詔東南諸路教閱新軍
兵志元豐元年十月詔立在京校試諸軍技藝格第為
上中下三等步射六發而三中為一等二中為二等一
中為三等馬射五發驟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數等
如步射弩射自六中至二中牀子弩及砲自三中至一
中為及等並賞銀有差槍刀并標排手角勝負計所勝
第賞其弓弩墜落或縱矢不及棚或挽弓破體或局而
不張或矢不滿或弩蹠不上牙或獲不發或身倒足落
並為不合格即射已中賞餘箭不合格者降一等無可
降者罷之是月賈逵燕達等言近者增損東南排弩隊
法與東南所用兵械不同請止依東南隊法以弩手代
小排若去敵稍遠則施箭近則左手持弩如小排架隔
右手執刀以備斬伐與長兵相參為用詔可其槍手仍

以標排兼習十一月西京將劉元言馬軍教習不成請
降步軍又不成降廂軍乃下令諸軍約一季不能學者
如所請降之十二月詔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十人以
一人習馬射受教於中都所遣教頭在京步軍諸營弓
箭手亦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於教習馬軍所藝成
則展轉分教於其軍 二年四月遣內侍石得一閱視
京西第五將所教馬軍五月得一言其教習無狀詔本
將陳宗等具析宗等引罪帝責曰朝廷比以四方驕悍
為可虞選置將臣分總禁旅俾時訓練以待非常至於
部勒規模悉經朕慮前後告戒已極周詳使宗等稍異
木石亦宜略知人意尸祿日久既頑且慵苟遂矜寬實
難勵眾可並勒停是月詔殿前步軍司兵各置都教頭
掌隸教習之事弩手五營弓箭手十營槍刀槍標排手

五營各選一人武藝優者奏補逐司各舉散直二人為
指使罷巡教使臣是日詔河東陝西諸路舊制馬軍自
十月一日馳射野戰至穀雨日止寒上地今教起八
月止五月一日七月詔諸路教閱禁軍毋過兩時九月內
出教法格并圖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
步及馬射馬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闕步用標排皆有法象
凡千餘言使軍士習誦焉 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
保長法以昭宣使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東上閣門
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
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
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
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
七斗三石為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拔

者爲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具銀牒酒醪以爲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爲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滾教五日一周五分其丁以其一爲騎二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河北則狄詒劉定陝西則張山甫河東則黃廉王崇極以封樁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

神宗本紀元豐四年三月乙巳命官閱九軍營陣法於京城南戊申大閱九月壬寅閱河北保甲於崇政殿官其優者三十六人

蕙田案熙豐教閱之法何紛紛也宋之初制

所重者禁軍廂軍令二者勢無畸重訓練必精自足以壯威戡亂鄉兵蕃兵備數而已韓魏公刺陝西義勇而鄉兵日增然害猶未甚也浸假變爲王安石之保甲法一切募荷耨之農氓游手之無賴爲之而鄉兵之冗甚矣於是或立集教法或立團教法或頒教閱新法或遣提舉或遣近臣內侍長爲保長丁爲保丁於是元豐四年祇就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萬一千九百四十五其時綜計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直至七百一十八萬三千二十八人歲費緡錢至幾百萬又有銀牒賞錢之賜此皆在常額之外者也夫廂軍取

之欲精教之欲熟不此之求而別立名目多
為擾費因廂兵之冗占而為保甲因保甲之
新募而施教法因教法之專於保丁而廂兵
益以懈弛此非熙豐之弊政而何

又案志稱四年改五路義勇為保甲則是時
義勇即保甲也五路當即河北河東陝西京
東京西

兵志元豐四年以九軍法一軍營陣按閱於城南好艸
坡已事獎諭熙寧七年詔已降五陣法令諸將教習其
舊教陣法並罷蓋九軍營陣為方圓曲直銳凡五變是
為五陣

神宗本紀元豐六年正月御崇政殿閱武士 七年三
月庚申御崇政殿大閱

兵志元祐元年四月右司諫蘇轍上言諸道禁軍自置
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早晚兩教新募之士或
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
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請
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月止一教是月朝請郎
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懵者頗以為苦夫射志於
中而擊刺格鬪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樞密院亦以為
元降教閱新法自合教者指授不當令兵眾例誦詔從
之九月樞密院奏異時馬軍教御陣外更教馬射其法
全隊馳馬皆重行為之字透空發矢可迭出最便利近
歲專用順鬃直射抹鞞背射法止可輕騎挑戰即用眾
乃不能重列非便請自今營閱排日馬軍之字射與立
背射隔日互教詔可

五
哲宗本紀元祐二年七月辛亥夏人寇鎮戎詔府界三路教閱保甲

兵志三年五月罷提舉教習馬軍所

哲宗本紀元祐五年十二月丙辰禁軍大閱賜以銀牒匹帛

兵志紹聖元年三月樞密院言禁軍春秋大教賞法每千人增取二百一十人給賞有差從之三年五月詔在京府界諸路禁軍格鬪法自今並依元豐條法教習七月詔選弩手兼習神臂弓八月詔殿前馬步軍司見管教頭別選事藝精強通曉教像體法者展轉教習其弓箭手馬步射親用點藥包指及第二指知鏃並如元豐格法是月又詔復神臂弓射法為百二十步徽宗本紀崇寧四年九月乙巳詔京畿三路保甲並於

農隙教閱

兵志大觀元年詔以五陣法頒行諸路

蕙田案五陣法謂方陣圓陣曲陣直陣銳陣也五陣法前此曾罷矣崇寧大觀間紹復熙豐故有此命

政和元年三月詔春秋大教諸軍弓弩斗力並依元豐舊制四年五月臣僚上言神臂弓塚遠百二十步給箭十隻取五中為合格軍中少得該賞恐惰於習射送殿前馬步軍司勘會將中貼箭數並改為上塚其一中貼此兩上塚從之五年三月詔自今敢占留將兵不赴教閱並以違御筆論不按舉者如其罪十一月臣僚言春秋大教諸軍弓弩上取斗力高強其射親中多者激賞太薄無以為勸詔依元豐法八年詔州郡禁軍出

戍外常留五分在州教閱從毛友之請也

重和元年正月兵部侍郎宇文粹中進對論訓練不精多充雜役帝曰祖宗軍旅之法最為密緻神考尤加意訓習近來兵官寢以弛慢古者春振旅夏芟舍秋治兵冬大閱皆于農隙以講事大司馬教戰之法太宗伯大田之禮細論周制大抵軍旅之政六卿無有不總之者今士人作守倅任勸農事不以勸耕稼為職管軍府事不以督訓練為意自今如役使班直及禁衛者當差人捉探懲戒更候日長即親御教閱激賞尋以粹中所奏參照條令行之

宣和三年四月立騎射賞法其背射上塚中貼者依步射法推賞

欽宗本紀靖康元年冬十月巳酉閱砲飛山營

兵志靖康元年二月詔軍兵久教習汰冗濫今三衛與諸將招軍惟務增數希賞但及等杖不問勇怯招收既不精當教習又不以時雜色占破十居三四今宜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既係軍籍專使教習不得以雜色拘占又神臂弓馬黃弩乃中國長技宜多行教習以扞邊騎仍令間用衣甲教閱庶使習熟四月詔復置教場春秋大閱及復內教法以激賞之

蕙田案靖康之詔切中當日之弊東坡云三代之法兵農為一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熙豐以降訖于靖康教閱繁密而兵不足用豈非安石改制之罪耶

高宗建炎元年始頒樞密院教閱法專習制禦摧鋒破敵之藝全副執帶出入短樁神臂弓長柄刀馬射穿甲木挺每歲擬春秋教閱法立新格神臂弓日給箭二十射親去垛百二十步刀長丈二尺以上氈皮裹之引鬪五十二次不令刀頭至地每營選二十人閱習經兩閱者五十人為一隊教習分合隨隊多少分隸五軍每軍各置旗號前軍緋旗飛鳥為號後軍皂旗龜為號左軍青旗蛟為號右軍白旗虎為號中軍黃旗神人為號又別以五色物號制招旗分旗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却或分藏為伏或分出為奇皆舉旗為號更鳴小金應鼓備瞻望不及者豫約伏藏之所緩鳴小金即止急鳴應鼓即奇兵出陣趨戰急鳴小金即伏兵出其春秋大

教推賞依海行格法李綱言水戰之利南方所宜沿河淮海江帥府要郡宜倣古制造戰船以運轉輕捷安穩為良又習火攻以焚敵舟詔命楊觀復往江浙措置河淮別委官

高宗本紀建炎二年冬十月甲寅命揚州濬隍脩城閱江淮州郡水軍三年七月乙巳詔江西閩廣荆湖諸路團教峒丁槍杖手

山堂考索紹興三年十二月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甚言其教之不可廢也惟國家方承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且密况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方今諸州軍往往冗占椿留實妨教閱大抵以將迎為急務而以教習為虛文伏望深詔有司叅酌祖

宗成法中嚴而行之每州遴選兵官三兩員專主教習庶責任嚴而成效速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兵精而國振矣詔劄與諸路帥司措置施行紹興四年冬十月丁酉詔州縣團教弓手土兵五年春正月庚申置諸州軍教場選兵專習弓弩立格按試禮志紹興五年正月始御射殿閱諸班直殿前司諸軍指教使臣親從宿衛親兵并提轄部押親兵使臣射射共一千二百六十人每六十人作一撥遂詔戶部支金千兩付樞密院激賞庫充犒用三月御射殿閱等子趙青等五十人角力轉資支賜錢銀有差八月御射殿閱廣東路經略司解發到韶州士庶子弟陳裕試神臂弓特補進武校尉賜紫羅窄衫銀束帶差充本路經略司指使

高宗本紀紹興十四年十一月甲子復內教即禁中閱試三衙將士

禮志十四年十一月閱殿前馬步軍將士藝精者賞有差自是歲以冬月行之號曰冬教

兵志二十四年臣僚言州郡禁卒遠方縱弛多不訓練春秋教閱臨時備數乞申嚴舊制

高宗本紀紹興三十年秋七月甲申詔諸路帥司春秋教閱禁兵弓弩手三十一年五月壬辰選兩浙江東

福建諸州禁軍弓弩手之半部送樞密院按試秋七月丙子詔諸路帥臣教閱土兵弓手

兵志三十一年詔比聞諸路州廂禁軍土軍有司擅私役教妨閱帥府其嚴責守兵勒兵歸營訓練精熟以備點視

禮志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御射殿閱射

乾道二年十一月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應從駕臣僚自祥曦殿並戎服起居從駕往回內管軍御帶環衛官從駕宰執以下免從就逐幕次賜食俟進晚膳畢免奏萬福并免茶從駕還內二十四日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次幸白石教場閱兵三衙率將佐等導駕詣白石皇帝登臺三衙統制統領官等起居畢舉黃旗諸軍皆三呼萬歲拜訖三衙管軍奏報取旨馬軍上馬打圍教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接舉紅旗向臺合圍聽一金止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排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馬射獐兔一金止疊金射生官兵各歸陣隊舉黃旗射生官兵就御臺下獻所獲帝遂慰勞賜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諸軍懽騰鼓舞就列百姓

觀者如山時久陰曠暨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開霽帝遣諭主管殿前司王琪等曰前日之教師律整嚴人無譁囂分合應度朕甚悅之皆卿等力也琪等曰此陛下神武之化六軍恭謹所致臣願得以此為陛下剪絕奸宄 四年十月殿前司官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已脩築將臺將來三司馬步軍並各全裝披帶衣甲執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場下營排辦俟駕登臺聽金鼓起居畢依資次變陣教閱所有聖駕出郊除禁衛外欲于本司入陣馬軍內摘差護聖駕軍八百人騎弓箭器械作十六隊于儀衛前後引從各分八隊隊各五十人往回沿路各奏隨軍鼓笛大樂及摘差本司入教陣隊內諸軍步親隨一千人并統領將官三員至日先赴將臺下各分左右于後壁周圍留空地

賞忠勇百倍非昔日可比

蕙田案乾道二年四年凡兩大閱俱見兵志而禮志為詳禮志所載儀節與序事頗有不
同二年舉白旗紅旗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
而其儀則教直銳圓三陣也二年射生官射
獐兔而其儀則無射生事也二年獻獲頒賜
畢即訖事退而其儀則於教閱畢後尚有宰
執等進御茶御酒諸儀也至四年于禁衛外
又摘護聖馬軍作引從而二年及儀並無之
其餘與儀同蓋四年之閱較二年特為詳備
且二年未有茅灘教場祇就白石行之廣狹
不同耳

孝宗本紀乾道六年十二月戊申大閱

兵志乾道中詔弓箭手元射一石四斗力升加三斗元
射一石力升加五斗弩手元射四石力升加五斗元射
兩石七斗力升加八斗進秩推賞有差宰執進射親賞
格虞允文曰拍試以斗力升請給今用射親定賞恐不
加意斗力上曰然他日雖強弓弩可以取勝若止習射
親則斗力不進此賞格不須行

孝宗本紀七年三月乙亥詔訓習水軍五月遣知閣門
事王樸點閱荆襄軍馬

淳熙四年春正月戊申詔自今內外諸軍歲一閱庚申
詔沿江諸軍歲再習水戰十二月乙亥大閱 十年十
一月甲戌幸龍山大閱

兵志淳熙間立槍手及射鐵簾格上謂輔臣曰聞射鐵
簾諸軍鼓躍奮厲周必大曰兵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

然氣憤今陛下激勸告戒人人皆勝兵于是殿前步軍
司諸軍及馬軍舊司弓弩手射鐵簾合格兵共一千八
百四十餘招中垛簾弓箭手一石二斗力十箭弩手四
石力八箭依格進兩秩各賜錢百緡弓箭手一石力十
箭以上弩手三石力八箭各進兩秩詔中外諸軍賞格
亦如之

禮志慶元元年十月以在諒闇令宰執于大教場教閱
寧宗本紀慶元二年冬十月甲戌大閱

嘉泰二年十二月庚寅大閱 三年冬十一月丙子命
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弓弩手

兵志寶慶二年莫澤言州郡禁軍平時則以防寇盜有
事則以備戎行實錄於朝廷非州郡可得私役比年州
郡軍政隳廢吝于廩給闕額恒多郡官主兵官有窠占

寓公有借事存留者不什一當教閱時鈐總路分雖號
主兵僅守虛籍莫敢號召入教之次坐作進退殆同兒
戲守臣利虛券不招填主兵受厚賂改年甲且一兵請
給歲不下百緡以小計之一郡占三百人是虛費三萬
緡也私役禁軍素有常憲守帥闢園池建第宅不給餐
錢寓公去城遼絕類得借兵擾害鄉閭近而輔郡至有
寓公占四百兵者良由兵官之權輕而私占之禁弛也
乞嚴戒監司守倅等止許借廂軍仍不得妨教閱餘官
雖廂軍亦勿借

王圻續通考嘉熙四年閏十二月閱軍頭司武伎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上諭輔臣曰邊事未息武備當嚴
五兵所先莫如弧矢昔种世衡守青澗日教習射羗人
畏之其法可以推行詔今諸路帥闡守臣講明區畫詳

章
議激勸使各令自衛鄉井弓弩箭隻聽從其便
宋史度宗本紀咸淳元年八月庚辰命陳奕沿江按閱
軍防賜錢二十萬給用

兵志咸淳初臣僚言諸軍統領統制正將副將正欲在
軍訓練閑于武事一有調用令下即行士悉將智將悉
士勇所向無敵今江南州郡沿江制閫置帳前官專任
營運不為軍計實為家謀絕無戰陳新功率從帳前升
差大略一軍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
王圻續通考淳祐中董槐知建康府時軍政弛弗治乃
為賞三等以教射歲餘盡為精銳矣

宋史度宗本紀咸淳二年五月癸丑詔諸節制將帥討
軍實節浮費毋占役兵士致妨訓練
兵志九年臣僚言比者招募軍兵一時徒取充數以覲

賞格涅刺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苦以勞役日夜罔休
一或少違即羅囹圄榜掠之酷兵不堪命而死者逃者
接踵也今請以新招軍分隸諸隊使之熟紀律習事藝
或旬或月上各郡閱試益弊至于此而訓練之制大壞
矣

禮志教閱儀皇帝至祥曦殿行門禁衛等並戎服迎駕
常起居皇帝至知閣門官以下並戎服常起居訖皇帝
乘馬出從駕官從駕至候潮門外大教場御幄殿下馬
入幄更衣訖皇帝被金甲出幄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
福皇帝乘馬至教場臺下馬升臺入幄從駕官宰執親
王使相正任知閣御帶環衛官升臺於幄殿分東西相
向立管軍並令全裝衣甲帶御器械執骨朶升臺于幄
殿稍南面西立俟入內官喝排立皇帝出幄行門禁衛

等迎駕奏萬福皇帝出閣門分引殿前馬步三司統制
統領官常起居訖次三司將佐以下聽鼓聲常起居次
殿帥執骨朶赴御座前奏教直陣俟教閱畢再赴御座
前奏教圓陣俟教閱畢再赴御座前奏教銳陣俟教閱
畢再赴御座前奏教閱畢歸侍立內侍傳旨與殿前太
尉某諸軍謝恩承旨訖轉與撥發官引三司統制統領
將佐再拜謝恩訖各歸本軍皇帝起入幄更衣訖皇帝
出幄皇帝座舍人引宰執墩後立俟進御茶牀舍人贊
就坐宰執躬身應喏訖直身立就坐進第一盞酒起立
墩後俟皇帝飲酒訖舍人贊就坐躬身應喏訖直身俟
宰執酒至接盞飲酒訖盞付殿侍次舍人贊食並如儀
至第四盞傳旨宣勸訖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贊不
拜贊就坐第五盞宣勸如第四盞儀酒食畢舉御茶牀

舍人分引宰執于幄殿重行立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
旨訖揖宰執躬身贊不拜各祇候直身立降踏道歸幕
次皇帝起乘馬至車子院下馬皇帝出幄至車子院門
樓上出賜親王酒再拜謝訖次賜使相正任並管軍知
閣御帶環衛官酒訖逐班再拜謝訖依舊向立次親王
執盞進皇帝酒皇帝飲酒訖一班再拜謝訖俟皇帝觀
畢起降車子院門樓歸幄親王以下退皇帝乘馬出車
子院門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乘馬至候潮門
外大教場應從駕官並戎服乘馬從駕回皇帝乘馬入
和寧門至祥曦殿上下馬還宮

乾淳御教記大閱先一日諸軍人馬金裝執色于教場
東布列軍幕宿營至日殿前馬步諸軍先赴教場下方
營并親隨軍排列將壇之後質明三衙管軍官並金裝

從駕上自祥曦殿戎服乘馬太子親王宰執近臣並戎服乘馬以從護聖駕馬軍八百騎分執鎗旗弓矢軍器前後奏隨軍番部大樂等駕入教場升幄殿殿帥執搨躬身奏諸司人馬排立齊舉黃旗招諸軍向御殿柳子一鼓唱喏一鼓呼萬歲再一鼓又呼萬歲疊鼓呼萬萬歲又一鼓唱喏殿帥奏取聖旨鳴角發嚴上御金裝甲胄登將壇幄殿鳴角戒嚴殿帥奏取聖旨馬步軍整隊成屯以備教戰連三鼓馬軍上馬步軍起旗槍分東西為應敵之勢舉白旗教方陣黃旗變圓陣皂旗變曲陣青旗變直陣緋旗變銳陣緋心皂旗作長蛇陣緋心白旗作伏虎陣殿帥奏取聖旨兩陣各遣勇將挑戰變八圓陣疊鼓舉旗左馬軍戰右步軍右馬軍戰左步軍再疊鼓交旗擊刺混戰三疊金分陣大勢馬軍四面大戰

三疊金分陣殿帥奏教陣訖取旨人馬排列當頭鳴角簇隊以俟放教諸軍呈大刀車砲煙槍諸色武藝御前傳宣撫諭將士射生官進獻獐鹿上更戎服賜宰臣已下對御酒五行殿帥奏取旨謝恩如前唱喏訖駕出教場

蕙田案南宋自慶元嘉泰以後禁衛之訓練猶間行之而外郡之兵多為州軍官所占役謂之軍匠甚至雕鏤組繡攻金設色之事皆兵為之蓋光寧怠廢重以韓賈諸姦姑息之習成虛糜之政煩也

右宋

遼史太宗本紀天顯元年十二月甲辰閱旗鼓二年春正月己酉閱北剋兵籍庚戌閱南剋兵籍丁巳閱皮

室拽刺墨離三軍 四年冬十月甲辰幸諸營閱軍籍
庚戌以雲中郡縣未平大閱六軍

會同三年五月戊子閱騎兵于南郊六月丙申閱步卒
于南郊 七年十二月癸卯南伐甲子次古北口閏月

己巳閱諸道兵于温榆河 九年八月自將南伐九月
壬辰閱諸道兵于漁陽西棗林淀

聖宗本紀統和元年冬十月上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
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 三年七月丁卯遣使閱東京

諸軍兵器及東征道路 四年十二月癸酉御正殿大
勞南征將校丙子南伐次狹底堦皇太后親閱輜重兵

甲十四年冬十月丙辰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劍
法賜袍帶錦幣

興宗本紀重熙四年十二月癸丑詔諸軍砲弩弓劍手

以時閱習

道宗本紀壽隆元年九月丙辰詔西京砲人弩人教西
北路漢軍

蕙田案遼史兵衛志初分迭刺部為二又分
屬珊軍皮室軍此御帳親軍也各宮有正丁

轉丁騎軍各京有提轄司此宮衛騎軍也親
王大臣所置私甲則大首領部族軍及眾部

族軍也此皆屬禁衛至五京鄉丁則分屬州
縣者矣其校閱之事祇見於本紀而志不及

以今推之本紀所載國主自臨閱者皆禁衛
之軍其宮衛騎軍當使提轄司臨閱首領部

族軍當使招討司統軍司部署司兵馬司臨
閱也

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三年八月壬子詔有司揀閱善射
勇健之士以備宋

王圻續通考天會三年十月詔分遣鶻沙虎等十三人
閱諸路丁壯調赴軍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二年三月命尚書省申勅西
北路招討司勒猛安謀克官督部人習武備二十六
年九月庚寅上謂宰臣曰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地隘
猛安人戶無處圍獵不能閑習騎射委各猛安謀克官
依時教練其弛慢過期及不親監視並決罰之

章宗本紀明昌六年五月乙巳詔諸路猛安謀克農隙
講武本路提刑司察其惰者罰之

承安三年正月丁巳併上京東京兩路提刑司為一提
刑使副兼安撫使副安撫專掌教習武事毋令改其本

俗

王圻續通考承安四年九月詔訓練軍士

金史宣宗本紀貞祐三年三月丙寅勅河東河北大名
長貳官訓練隨處義兵隣境有警責其救援

興定二年六月甲辰樞密院言諸路表稱大元集兵應
州飛狐將分道南下觀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陝西河東
各路義士土兵蕃漢弓箭手宜于農隙教閱以備緩急

蕙田案金兵志諸部長為孛堇千夫長為猛
安百夫長為謀克天會二年罷是制凡諸部

降人但置長吏以下從漢官之號燕山八路
民兵隸諸萬戶益金之初起將志一而兵力
齊其時校閱訓練之制史志無文殆不教而
自精也明章以下襍用漢制兵之訓練大約

責成於招討安撫二司矣

元史兵志至元九年正月河南省請益兵勅諸路僉軍三萬詔元帥府統軍司總管萬戶府閱實軍籍

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十一月戊子命湖北道宣慰使劉深教練鄂州漢陽新附水軍二十二年十二月己

亥江淮行省以戰船千艘習水戰江中二十五年六月乙丑詔蒙古人總漢軍閱習水戰

成宗本紀大德五年十一月丁未選六御扈從漢軍習武事仍禁萬戶以下毋令私代犯者斷罪有差

仁宗本紀至大四年冬十月壬辰勅諸衛漢軍練習武事

呈慶元年夏四月庚午命浙東都元帥鄭祐同江浙軍官教練水軍

延祐元年十月監察御史言乞命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一應軍官襲職者試以武事而後任之詔曰可

英宗本紀延祐七年十一月遣使閱實各行省戍兵至治三年春正月遣回回砲手萬戶赴汝寧新蔡遵世

祖舊制教習砲法

泰定帝本紀泰定三年八月乙亥遣乃馬台簡閱邊兵十一月御史言比年營繕以衛軍供役廢武事不講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以備扈從不報四年二月詔同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教閱諸衛軍

蕙田案元史兵志國初典兵之官長萬夫者為萬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世祖脩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

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
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
都鎮撫司屬行省以上皆軍官也然其校閱
之事則不專於以上諸官其在外則令元帥
府統軍司主之或宣慰使或都元帥其在內
或特遣人如泰定三年之遣乃馬台四年之
遣燕帖木兒是也此正當日內外相維文武
相制之深意

右遼金元

王圻續通考明太祖吳元年春三月大閱時張士誠據
兩淮未下太祖議征討遂揀將士更制編伍命鎮撫居
明領之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稱
勇敢士賞銀有差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

素操必致傾業弓馬不善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
故令汝等練之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
貴惟有功者得之又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
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來軍中募兵多有冗濫故特
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初定鼎金陵置五軍營
設大教場在都城外南二里小教場在國子監之右望
皇城迤西

大政紀洪武六年正月壬子命吉安侯陸仲亨偕大同
都督何文輝往北平練兵防禦戊午命中書省臣同大
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律

明會典凡操練洪武六年定操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
射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
可到近可中為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

五頁
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用十二箭
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六十步凡用鎗
以進退習熟為試中凡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為
則內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領赴御前
試驗餘以次輪班在外都司衛所每衛五千人取一千
人令千百戶總小旗領赴京師一體試驗餘以次輪班
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騎射便熟善鎗刀步軍善弓弩及
鎗者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
降罰軍士中者受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文為道里費
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
俸四箇月四百至五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五百人至
六百人不中者住俸十箇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不中者
住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

僉事僉事降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二百人至
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四百人不中者住
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戶百戶所管軍士一
百人內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住俸半年四十人至
六十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降充總旗
總旗所管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以上不中小旗所管十
人內五人以上不中者皆降為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
寧柳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者發南烟瘴地方南方者
發迤北極邊衛分守禦各都指揮使司所試軍士四分
以上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都指揮罷職

蕙田案此校閱律令格式

大政紀洪武十年正月命都督僉事藍玉練兵東昌
十一年正月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

黃彬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明史兵志洪武十六年令天下衛所善射者十選一於農隙分番赴京較閱以優劣為千百戶賞罰邊軍本衛較射

太祖本紀二十年二月壬午閱武

兵志洪武二十年命衛士習射於午門丹墀明年復令天下衛所馬步軍士各分十班將弁以蔭叙久次陞者統之冬月至京閱試指揮千百戶年深慣戰及屯田者免明年詔五軍府比試軍士分三等賞鈔又各給鈔三錠為路費不中者亦給之明年再試不如式軍移戍雲南官謫從征總卜真降為軍武臣子弟襲職試騎步射不中程令還俸與半俸二年後仍試如故者亦降為軍太祖本紀二十四年五月戊戌漢衛谷慶寧岷六王兵

臨清

二十五年二月戊午靖寧侯葉昇等練兵於河

南及臨鞏閏月戊戌馮勝為總兵官傅友德副之練

兵山西河南二十六年三月辛亥長興侯耿炳文練

兵陝西三十年秋八月甲午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

練兵河南

王圻續通考初立大小教場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

有五軍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燾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

火器是為三大營各營管操者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

坐司俱奏請于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永樂間始

間用內臣而神機火器則特命內臣監之曰監鎗又有

掌號把總把司牌等官皆于都指揮內推選又京營之

制主訓練在京官軍永樂遷都又于中都大寧山東河

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

方征伐云 五軍營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各衛輪班馬步軍又有十二營管隨駕擺列馬隊官軍圍子手營管操練上直義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幼官舍人營管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彈忠効義營管操練京衛報効舍人餘丁皆五軍之支分也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官軍一管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等件上直官軍一管傳令旗令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官軍一管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官軍一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又有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回還官軍此則三千營之支分也後永樂間因征交趾得其神機火

箭之法遂立神機營亦設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等官管操演神銃神砲等項火器又有五千下者因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謂之譚家馬者即此亦另置坐營把司等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

明史兵志文皇即位五駕北征六師嘗自較閱又嘗勅秦晉周肅諸王各選護衛軍五千命官督赴真定操練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衛遣將統馬步軍分駐真定德州操練候赴京閱視

蕙田案永樂中選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戶百戶統領赴京閱視此京操與輪操並重之始也考大事記於正史所舉諸處外尚有陝

西守將山東山西陝西都司淮邳淮安揚州
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較正史更詳備

大政紀永樂八年二月丁巳駐蹕宣府閱武營內癸亥
命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操練山西大同天城陽和等
處軍馬整理城池節制山西都司行都司及太原三護
衛官軍甲子駐蹕興和閱武營外上指揮將士坐作進
退折旋無不如旨十二年三月庚寅車駕發北京四
月甲辰朔駐蹕興和己酉大閱軍士于沙城五月癸酉
朔駐蹕楊林戌大閱武

明會典凡行軍號令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
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敢勇入陣斬將擐旗者本
隊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
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進前首先敗

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爲頭功
凡建立奇功頭功者其親管頭目即爲報知妄報者治
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哨
馬生擒寇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
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
同而喝問答號不同者皆即擒之來降寇賊所攜人口
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即時來報凡與賊對陣須齊力殺
賊不許聚爲一處掣拽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
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
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失其
本隊插入別隊者不拘凡殺敗寇賊須盡力進勦不許
搶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所乘馬困乏許以所擒賊
馬換乘凡對敵之際一隊遁者一隊有不齊力前進者

五典
禮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戰勝之後連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告者罪
同凡管軍頭目須愛恤軍士亦聽令不許怠慢如伍中
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至總兵
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有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
者重罪凡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不堪者插入
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
若自己已有馬臨戰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
馬人分賞不願分者聽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
罪各營馬驢須愛恤馱載該管官時常點閱有故違及
將軍器拋失或盜賣者俱重罪凡軍士行糧該管官旗
時行點閱有過用及遺棄者并該管頭目皆斬凡軍行
及下營之時須各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雜入別營別隊
違者併該管頭目俱重罪凡夜行相遇即喝問有答號

不得者擒送辨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不答號及見
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凡軍中遇夜以各樣大小
銅角笛聲為號不許聲音相同各聽號聲識認隊伍不
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間有喧譁者即問所起之處及
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凡行營須待
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
下營量撥步軍或五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
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
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驢馬宰殺并檢括隱
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實首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
罪若收得馬驢騾犂者即送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識認
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後官治以重罪凡各
營有失火者即是與賊遞送消息并該管頭目俱重罪

其每日行營不許在途炊飯違者并本管頭目皆斬下
營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及占藏自用凡軍中有
病者管隊官旗即令醫療掌藥料官及醫士常加巡視
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凡長圍及坐冷者須晝夜關
防各營架砲者務依方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
聞哨馬營及四面砲響即時傳報其管事官遇有事隨
即飛報不許頃刻遲慢凡掠陣官臨敵時視有畏避退
後者即斬之紀功過官遇有功者即紀之有過者即錄
之以憑賞罰凡臨陣令內官持象牙牌視有勇敢當先
殺賊能立奇功頭功者即與牙牌收執徑赴大營給與
勘合以憑陞賞凡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或漏洩軍
機者皆斬知情不首者罪同首實者重賞凡見鹿及野
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及望見塵起及旋風揚沙

野獸騰踏及見死馬牛羊與牛羊駝馬遺穢蹤跡或拾
得一應物件若男女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論久近
隨即報知凡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似馬非馬似
鹿非鹿似人非人白日見烟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即報
凡功次務須實報有虛誑者重罪所報實者給與勘合
無勘合者不准陞賞凡號令總兵官告都指揮都指揮
告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告
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

蕙田案此申明行軍號令

明史成祖本紀永樂二十年夏四月乙卯次雲州大閱
五月乙丑獵于偏嶺丁卯大閱辛未次西涼亭壬申大
閱二十一年秋七月戊申次宣府八月己酉大閱
二十二年三月戊寅大閱

仁宗本紀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亥始命近畿諸衛官軍更番詣京師操練

宣宗本紀宣德元年春正月己未遣侍郎黃宗載十五人清理天下軍伍後遣使著為令

明會典凡輪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揚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操備令每歲輪班往來

明通紀宣德三年八月車駕巡邊閱武四年七月上巡邊校獵閱武尋還京

大政紀正統元年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上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十一年十月閱武近郊

明史英宗前紀正統十四年六月戊寅平鄉伯陳懷

馬都尉井源都督王貴吳克勤太監林壽分練京軍於大同宣府

明會典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前班

蕙田案洪武之際國勢草創其練兵也皆因出師征討而無事之時未有定式永樂有定式矣然天子自行大閱者亦為命將出師或親征行之也仁宣之世亦然景泰以後因土木之變國家多故特重京操隆萬以還操練更頻數矣然兵反不如洪武者戚繼光所謂但練花法與陣上所用全不相涉耳

明史景帝本紀景泰三年十二月癸巳始立團營太監

阮讓都督楊俊等分統之聽于謙石亨太監劉永誠曹
吉祥節制

王圻續通考明景泰三年始立京營團操法先是京軍
分立三大營及土木變後卒伍耗弱屬邊報時警京師
戒嚴兵部尚書于謙建議云此三營不相統一每遇調
遣選摘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因而誤事請揀選諸
營五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團
營每營官軍一萬五千員各以都督領之每兵五千
用都指揮一員十營共指揮三十員每營中每千用都
指揮或指揮一員共十五員指總共五百名分管每隊
用管隊官二員又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之
嘗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都督
等統領前去庶號令歸一而行伍不亂制曰可

成化三年始立十二團營法時議抽選京衛伉健八萬
外衛八萬外衛者分二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共十二萬
分爲十二營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
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是
爲十二團營而三大營官軍之數不與焉每營各分五
軍三千神機三營五軍營管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管
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管內外步隊官軍每營各設坐
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揀
存老弱者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
益以北直隸各衛曰京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
兵曰外衛并三大營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
操聽征十二營之制又自此始

大政紀成化三年四月復十二團營命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白圭不妨部事提督操練

明通紀成化九年十月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上大喜錫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宏治十五年春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先是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奏將保定兩班一萬餘人回衛團練奏入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以誣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耳

王圻續通考嘉靖十四年設池河演武場在定遠縣東二十里時雖遷都于北而在南兵衛不廢且練習以時

皆轄于兵部及操江都御史蓋以重根本而飭江防

十五年都御史兼提督團營王廷相上疏云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各處做工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經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弓習藝者甚眾校閱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敵哉又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畚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踈雖有團營聽徼之名實與田畝常耕之夫無異是不能養其氣于未戰之先又軍士替役之難緣吏胥需索重賄貧軍不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練是當革其弊于搭補之時又三大營挑選精壯

以聽征有等富貴奸猾之徒懼營操出征之苦賄該管人員偽為不堪之數揀存本營其貧者不能營幹常川操練是當革三大營買差之弊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力也 丙申詔改大興隆寺為講武堂先是兵部以為言上諭輔臣改之又諭禮部尚書夏言曰雖是兵事係典禮卿部裏可具奏來言奏曰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在漢有會都平樂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倣古周制思患預防蓋未始有二也太祖高皇帝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後亦時加簡練是以國初名將疊出類皆文武兼資韜略素習威震沙漠策勲闕庭漢唐宋以來所未有也及今百七十餘年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驕卒惰幾不知兵宜有足厘聖

慮者講武事誠不可緩上嘉納之言因條三事以進一曰專教將領一曰尊崇廟祀一曰時加懲勸 大政紀隆慶二年八月大學士張居正疏陳六事一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才力以撫養鬪戰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特患於無奮勵激發之志耳故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脩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敵可圖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選擇邊吏團操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

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即敵入犯亦可不至大失又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嘗以爲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寇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疏入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看議以聞兵部議覆飭武備事宜其一議兵祖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今尚存六十萬有奇其逃者若能設法請補原額亦可盡復至于團練之法當令各邊選編見在軍士五人爲伍五伍爲一隊各立之長長各擇教師教以武藝其一議食冗兵汰則冒替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

戰而敵一遭剉則數年不擾而行糧可免敵既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屬裔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食之方已寓于練兵之中矣至于興屯監以復本色視豐儉以爲折支又在戶部酌議施行其一議將將才難得亦難任今邊臣不肯效死者弊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令督撫兵備官一切閫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其一議選擇邊吏各邊守令務得真才其一議團練鄉兵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舍皆列爲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各不妨農務隨時訓習遇有寇警移檄郡縣轉相告諭各率鄉兵乘機防守賊退而鄉兵有斬獲者仍照軍例陞賞雖無斬獲而防守無失者亦量犒之其一議守城堡寇賊臨牆不能拒之邊外則當急入收堡而邊內城堡又不能盡守則

五禮通考卷三百四
當擇適中之處將附近小堡併入大堡脩城浚濠務得
堅固其軍民有自願包磚者聽亦量助之其一議整飭
京營祖宗設立京營屯兵數十萬歲久逃亡者衆見存
僅九萬餘人中又多四方竄籍之人有以一人而應三
五役者即春秋操演亦虛文耳今宜盡數報冊有名者
行衛查補無名者發單清勾兵數既足仍行戎政大臣
從實操練季冬會同巡視科道官視勤惰以聞至于大
閱之禮宣宗嘗行之兔兒山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
之西苑望自隆慶二年爲始于季冬農隙之候恭請聖
駕親臨校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之多寡以爲黜
陟之次第一以考校軍士視其技藝之高下以爲賞賚
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上曰然大閱既祖宗成憲
允宜脩舉兵部宜與戎政官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內

來聞餘悉如議

明會典隆慶二年題准大閱儀注先一日預告於內殿
用告詞行四拜禮如出郊常儀是日司禮監設御幄于
將臺下總協戎政大臣巡視科道官督率將領軍兵預
肅教場內外至日早遣官於教場內祭旗纛之神三大
營官軍俱各披戴陳旌旗器械于本營擺列仍選撥將
官四員統領有馬戰兵二十名于長安左門外伺候扈
駕文職各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并禮科兵科禮
部儀制司兵部四司官及糾儀官監射御史鴻臚寺供
事官武職除應該操閱外其餘都督以上并錦衣衛堂
上及南鎮撫司掌印僉書官各具大紅便服關領扈從
牙牌懸帶俱詣教場伺候一是日免朝錦衣衛備鹵簿
駕設輦于皇極門下上常服乘輦由長安左門出扈駕

五禮通考卷三十四
官軍前後導從鉦鼓響器振作從安定門出至閱武門
外總協戎政官率領大小將佐官戎服跪迎候駕過方
起隨入將臺下北向序立駕進閱武門內中軍舉號砲
三各營鉦鼓響器振作扈從官序立于行宮門外迎駕
上到行宮門降輦兵部官導上入行宮鳴金止鼓候上
升座扈從官行一拜叩頭禮傳賜酒飯各官仍叩頭謝
恩畢即退出於將臺下東面序立兵部官跪奏請登臺
大閱兵部鴻臚寺官導上登臺陞御幄舉號砲三鴻臚
寺官跪奏京營將士叩頭贊一拜叩頭禮畢分東西侍
立總協戎政官列于扈從官之北其餘將佐列於扈從
官之南兵部尚書跪奏請令各營整搦人馬承旨畢將
臺上吹號笛麾黃旗總協戎政官指揮副叅遊佐等官
各歸所部整搦人馬兵部尚書跪奏請閱陣號砲三馬

步官軍演陣悉如常法演畢將臺上吹號笛麾黃旗各
將官軍士俱各回營少頃兵部尚書跪奏請閱射總協
戎政官指揮副遊叅佐坐營號頭中軍千總等官及聽
射公侯駙馬伯錦衣衛等官俱於將臺下比較射藝馬
上人各三箭步下人各六箭中的者鳴鼓以報用御史
二員兵部司官二員監視紀錄其餘把總以下及家丁
軍士射箭以府部大臣并御史及兵部司官各四員於
東西廳分投校閱一體紀錄其刀鎗火器等藝聽總協
戎政官各量取一隊於御前呈驗訖兵部尚書跪奏大
閱畢將臺上舉號旗總協戎政官及大小將領俱詣將
臺下北向序立鴻臚寺官奏傳制贊跪各官皆跪鴻臚
寺官宣制訖贊叩頭各官叩頭訖先退出閱武門外伺
候仍贊扈從官行叩頭禮訖鴻臚寺官奏禮畢上回行

章
宮少憩扈從官趨至闕武門內序立伺候送駕上陞輦
中軍舉號砲三各營鼓吹齊鳴鹵簿及馬戰兵導從如
來儀鉦鼓響器與大樂相應振作總協戎政以下官候
駕至跪叩頭退馬戰兵至長安左門外止鹵簿大樂至
午門外止上還仍詣內殿叅謁如前儀是日百官不係
扈從者各具吉服於承天門外橋南向北序立恭送候
駕出長安左門退于本衙辦事駕還之時仍前序立迎
候駕入午門百官退

儀
蕙田案以上專論京營及輪班馬軍教練之

又案明太祖初即位即命元勳宿將如馮勝
傅友德輩分道練兵但未有定制其後洪武
二十一年始下操練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

嫻習者罰是時操練之制蓋內外並重也景
泰初始立十團營給事中鄧林進軒轅圖即
八陣法因用以教軍成化間增團營為十二
命月二次會操起仲春十五日止仲夏十五
日秋冬亦如之嘉靖六年又申其制隆慶初
命各營將領以教練軍士分數多寡為黜陟
全營教練者加都督僉事以次減全不教練
者降祖職一級革任回衛三年內教練有成
搽協大臣獎諭恩錄無功績者議罰於是搽
練乃特重于京營矣其衛所兵搽練之制兵
志略而不言然京營之重如此而及其末造
兵力衰弱不振者何歟此則志所謂規制雖
立將卒惰媮搽演徒為具文故也

又案輪班馬軍本衛所之軍而番上京師者也始於永樂十三年其制頗有唐府兵番上宿衛之遺意此雖屬外兵實與京營同教練者

又案王圻續通考及會典所載永樂摘撥官軍輪班之制但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四處明史兵志則併及山西陝西各都司及江南北諸衛其說不同竊以既調官軍輪班不應但舉四處當以正史為據

大政紀隆慶三年八月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是日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五年正月以歲終閱視京營將士

明史兵志穆宗從給事中吳時來請命戚繼光練兵薊

門薊兵精整者數十年繼光著練兵實紀以訓士一曰練伍首騎次步次車次輜重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曰練膽氣使明作止進退及上下統屬相友相助之義三曰練耳使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熟技藝五曰練營陣詳布陣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終之以練將明會典神宗九年上親大閱一如隆慶中故事

蕙田案明之軍制變於團營操演教閱此為最重一罷於英宗天順元年四月至憲宗成化二年四月而復再罷於武宗正德十六年三月至穆宗隆慶二年而復復之是也然而憲孝以上以團營而盛嘉隆以後以團營而衰孝宗十八年已有工作不得擅役團營軍士之詔及觀王廷相所陳則占役買閑積弊

所為大車羊車柏車則其式與今日之車相
似非戰車也其用以戰亦有卒伍之法已詳
見前軍制門今取其規製職掌并漢以下事
論次以備考

周禮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
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地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
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
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
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注此所謂兵車也軫與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及長丈二戈及戟矛皆

插車輻轉車傍也鄭司農云地讀為猗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酋發聲直謂矛疏有及曰戈矛戟無及曰及及主擊戈矛戟主刺王氏曰輪六尺有六寸軾崇三尺有三寸加軾與轅之七寸為四尺是軾去地四尺矣故曰車軾四尺謂之一等自軾而上其事之等皆以四尺為差戈秘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崇於軾故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則以四尺崇於戈故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人故謂之四等車戟常則以四尺崇於及故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戟故謂之六等

王氏應雷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向之向之矣然後及者擊之
戈矛者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用此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
長今此戈及矛戟皆置之車傍
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

蔡氏德晉曰車謂兵車軾輿四旁橫木所謂軾方以象地也四尺謂去地四尺
也秘柄也建建于車軾也迤邪倚也崇高也戈柄建于輿上本六尺六寸以其
邪倚故止四尺高也人長八尺立于輿上是高于戈四尺八尺曰尋尋有四尺
丈二尺也比于人又高四尺倍尋曰常丈六尺也又高及四尺酋長貌矛鎗也
常有四尺二丈也又高戟四尺自軾至酋矛其崇總以四
尺為差此謂前驅車所建不然此車之上不可以建蓋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
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
則於馬終古登地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齊

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感矣速疾也鄭司農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圓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也已太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地阪也輪庳則難引

疏此云造輪有善惡高下大小之宜

王氏曰輪過六尺六寸為太高人斯病於難登不及六尺六寸為太卑馬斯病於難引其引之也常作登阪然

陳氏禮書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
之作尚矣或曰黃帝作軒冕不可考也車之制象天

以為蓋象地以為輿象斗以為杠轂象二十八星以為蓋弓象日月以為輪輻前載而後戶前軌而後軫旁輻而首以較下軸而銜以鞅對人者謂之對車如舟者謂之軸揉而相迎者謂牙輈之曲中謂之前疾軛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輻之下木皆曰軹以其旁止不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輅前橫木可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為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揉者有反揉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輅者有直輅者輅直有一輅者有兩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輿車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

以漆或樸以素要皆因宜以為之制稱事以為之文也然禮有屈伸名有抑揚故論其任重則雖庶人牛車亦與大夫同稱大車論其等威則雖諸侯之正路於王門曰偏駕而已

蕙田案周有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王行五路有先後之儀孔安國曰大路玉綴路金先路象次路革木也蓋王之行也乘玉路而先之以象路次之以革路木路而金路綴于玉路之後故云綴路也而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戎路即革路也然則革路即戎車兵車之類矣

又案以上兵車之制

春官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即戎

注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即戎謂兵車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注萃猶副也

夏官戎僕掌馭戎車注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掌凡戎車之儀注倅副也服謂眾乘戎車者之衣服凡戎車眾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注貳車象路之路之副使車驅逆之車

王氏應電曰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貳車五路之副貳也從車公卿大夫從王之車也使車聽王役使之車三等之車既眾故其員亦六十人

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

詩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殷也

小雅六月戎車既飭傳飭正也戎車革路之等也其等有五疏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從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

采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

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篚第魚服鈎膺倅革傳方叔卿士也受命為將干扞

試用也奭亦貌鈎膺樊纓也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第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倅革轡首垂也疏言鈎膺樊纓者以此言鈎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故云鈎樊膺也中車注云鈎髮額之鈎也金路無錫有鈎亦以金為之是鈎用金在額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鞵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蜀飾之而九成是帶鞵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中

車金路同姓以封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考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

鸞瑒瑒傳軼長轂之軼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瑒瑒聲也說文云軼長轂也則轂為之軼

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于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策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策轂約也並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鈎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頡頏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馬不知何所用也

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傳嘽嘽衆也焯焯威也說言戎車既衆威其威又如雷霆

秦風小戎小戎伐收五檠梁輈游環脅驅陰鞞塗續文

茵暢轂駕我騏驎傳小戎兵車也伐淺也收軼也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游環鞞環也游左

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軼也鞞所以引也塗白金也續續鞞也暢轂長轂也

朱子集傳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

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所載者為大車則

軼深八尺兵車則軼深四尺四寸比之為淺故曰伐

收也梁輈從前軼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鈎之

衡橫于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

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以皮為環當兩服

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

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

有靳是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

于軼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

也陰揜軼也軼在軼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

此軼故謂之陰也鞞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

陰板之上也塗續陰板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沃

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

服驂馬之頸不當衡故別為二鞞以引車亦謂之鞞

服驂馬之頸不當衡故別為二鞞以引車亦謂之鞞

左傳曰兩靽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三尺三寸比大車為長故曰暢轂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馵驪是驂龍盾之合鑿

以釼軸傳軸駢內轡也釼鑿

朱子集傳釼環之有舌者置釼于軾前以繫軸故謂之釼軸亦銷沃白金以為飾也

王氏曰晉欒鍼曰吾有二位於戎路襄十四年左晉侯獻楚

俘王賜以戎路之服僖二十八年左乾時之戰魯莊公喪戎路

莊九年漢淮之軍楚鬪丹獲戎車桓公皆其君之所乘者也

然周之鋒車曰元戎秦之兵車曰小戎周禮車僕自

廣車而下皆戎車也特不謂之戎路爾車僕凡師革

車會同亦如之戎僕掌馭戎車凡巡狩及兵車之會

亦如之會同巡狩王雖不乘戎車猶共以從不失備

也

陳氏禮書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

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捷是也

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

不敢指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

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

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為然若兵車則馭者在

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卻克將中軍解張

御鄭邱緩為右卻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絕曰余

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殷豈敢言病夫卻克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

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此將

帥所乘也

兵車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於
左右不攻於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
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三年楚樂伯曰致
師者左射以蔽是左人持弓也宣二年欒鍼為晉侯右曰
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為簡子禱曰蒯聵不敢
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襄二年蓋御無定位右有
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
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
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太僕凡軍旅田役
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太僕則四駟乘
矣春秋之時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生
駟乘杜預云駟乘四人乘車

蕙田案此論乘車左右之禮

六韜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
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易戰
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
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
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
一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
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
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
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
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
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毅八石弩射
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凡

五十三
五禮通考卷三十四
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漬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旂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溥而起即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陳氏禮書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承彌縫桓公五年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宣公十二年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成公七年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云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

五卅九
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瑄以車戰取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瑄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瑄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倣小戎以見之

章氏潢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見周禮申僕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鞏之戰韓

厥中御而從齊侯鄆陵之戰卻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所云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馬氏端臨曰兵雖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于犢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庚公之叩輪所

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勅敵之人初不迫人於險固如此至後世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

顧氏炎武曰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

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見司隨馬法

車而動如足之腓也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比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

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

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

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

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大鹵之師魏舒請毀

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為五

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為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蕙田案以上七條論車戰之道

觀承案車戰自是古法然與井田相待而成井田既廢已無車賦又無溝洫以限戎馬之足而猶泥古之跡侈言魚麗此房瑄陳濤斜

之敗所以貽笑於唐也

右車戰

詩大雅皇矣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

崇墉言言臨衝第第崇墉仡仡

傳鈞鈞梯也臨車也衝車也閑閑動搖也第第強盛也箋言

言猶孽孽將壞貌疏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將壞之貌

陳氏禮書詩曰臨衝閑閑毛氏曰臨車衝車也蓋臨

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故荀卿

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薺皆言衝車之大

也衝或作輶說文曰陷陣車孫武曰攻城之法修其

櫓輶輶輶四輪車蓋衝車之類也楚子使解揚登樓

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類

右攻城之車

春秋隱公九年左氏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

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注徒步兵也軼突也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

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注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則不取退

君為三覆以待之

注覆伏兵

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

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

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

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宣公十一年左氏傳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

二廣

注君之親兵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注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

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

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注內官近官序次也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

說

注說舍也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

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

成公七年左氏傳晉申公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注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也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

焉使為行人於吳

昭公元年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

注即大鹵也崇卒也注崇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注地

險不以什共車必克注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注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

請皆卒注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注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五乘為

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更車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

以徇注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

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注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

陳而薄之大敗之注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右春秋車戰

漢書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于雍邱以兵車趣攻戰疾破

之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又

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灌嬰傳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

衛青傳青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

單于

李廣傳陵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為

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

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

馬氏端臨曰先儒因考西漢書此數條以為車戰之

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梁器械立

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

四四八
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文獻通考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敵

靈帝時陽璇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

蕙田案以上漢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陜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敗之

裕伐秦假道於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旽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

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齊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錘及稍千餘禦之魏師奔潰

蕙田案以上晉

魏太武真君四年北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柔然怖畏不敢復南向

蕙田案以上北魏

通鑑隋開皇二年遣諸將與突厥戰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陳

蕙田案以上隋

唐書裴行儉傳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詔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統兵討之先時饋糧數為敵鈔軍餒

四島四
死行儉乃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伍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衝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房瑄傳瑄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瑄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股栗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

馬燧傳燧為河東節度使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戰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以討田悅推火車焚其將楊朝光柵進擊大破之

惠田案以上唐

李燾長編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敵陽城

亦拒馬為行塞夫北敵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軛駕以牛車上置鎗以刃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敵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景德初契丹入寇大將李德隆以澶淵不足守命士卒掘濠塹以大車數十乘重壘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來攻其營禦之遁去

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

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兵揜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為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衝下營以為寨脚今令固自費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為衛尉寺丞范仲淹上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為營陣此路山陂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賞有功將吏

神宗時以北邊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為備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籍車之令

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為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即日散行郡縣掠民緡錢矣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為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寨駐車各以保險為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為敵所襲逐車又不及收臣於戎馬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有不能為用者而况於車乎臣聞此

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上其說為身謀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况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於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於運致然則其為諸路之患其費不知其幾千萬矣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

欽宗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在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

文獻通考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為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蓋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為主也

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為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

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絰而止之類蓋用車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

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濤斜是也

孝宗隆興初宰臣進呈陳敏軍中措置教習車陣陳康

伯曰數年前陳敏增制造行下三衙相度有車樣陣圖

見在上曰車戰古法平原曠野可以備馳突爾亦卒不

用

寧宗開禧初中郎將厲冲方者為歷陽守嘗造戰車九牛

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用其戰車敗敵于清水鎮

蕙田案以上宋

又案車戰行于秦漢之下往往利少而害多

故唐宋兵志皆不載車制畧之也

右漢至宋車戰

舟師

蕙田案周禮卒徒車馬皆出于井田邱甸無

所謂舟師者春秋之季荆吳始大而地界澤

國水戰乃興易曰地險山川邱陵也孟子曰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然則欲爭川與谿之險

者其必不能廢舟矣後世用之者尤多明堂

月令曰舫人習水而世所傳六韜亦有水戰

篇今輯為一卷附車戰後

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左氏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註舟師水

不為軍政註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

昭公十七年左氏傳吳伐楚陽句為令尹戰于長岸大

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註舟師使隨人後至者守之環之及

泉註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註隧出吳公子光請於眾曰喪

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

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註長鬣與吳人異形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

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殺之楚師亂
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二十四年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注速召也吳踵

楚注躡楚踵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

豫章之汭注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注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

王注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注圍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

定公四年左氏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注吳乘舟

從淮來過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自豫章與楚夾漢注豫章漢東左司馬戍謂子常曰

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注沿漢上下遮勿令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注以方城

外人毀吳注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

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注黑武城大大曰

吳用木也我用革也注用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

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

入注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

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注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

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

之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以其

屬先擊子常之卒大敗之吳從楚師及清發半濟而擊

之又敗之雍澨五戰及郢

哀公十年左氏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中入

淮通糧道

蕙田案舟師之制不始于春秋竹書紀年帝

相二十七年澆伐斟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

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可

見舟師之制不特餘皇之呼淮汭之舍始見
于經傳矣但夏后時事荒遠無稽不若春秋
有據耳

右春秋舟師

漢書武帝本紀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遣
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
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
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
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
番禺注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
置戈于船下因為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
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
以御蛟蠱水蟲之害張說近之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湔也吳越
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應劭曰遺亦越
人也如淳曰番禺音潘愚尉佗所都師古曰即今之廣州

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

巴黔中以西以其眾王滇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
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蒙廼上書說上曰南
粵王黃屋左纛地萬餘里實一州今以長沙豫章往水
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牂牁出
不意此制粵一奇也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
餘人從巴苻關入

兩粵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
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
使南粵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
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
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廼遂發
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
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

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發兵距嶮使狗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棖終古斬狗北將軍爲語兒侯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敖爲開陵侯封陽爲卵石侯橫海將軍說爲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婁侯及東粵將多軍漢兵至棄軍降封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廊侯

蕙田案武帝開昆明池以習水戰然樓船下瀨伏波橫海諸軍皆用之于南粵東夷耳餘固無所用之

後漢書岑彭傳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田戎等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開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距漢兵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不克十一年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一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偏將車魯竒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竒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住有反把鉤竒船不得去竒等乘勢殊死戰因飛

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順風並進所向無前
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文獻通考建安十三年曹操南擊劉表取荊州追劉備
於當陽備遣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操遣權書曰今治水
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長史張昭曰將軍大
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
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此爲長江之
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土未平而操
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
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
兵之患而操皆犯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保爲將軍破
之權從之遣兵三萬人令瑜拒操與操遇於赤壁時操
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

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
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
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
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
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立營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
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
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
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
引軍北遁

二十四年孫權使呂蒙襲關羽於江陵蒙至尋陽盡伏
其精兵艚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
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
遂以城降

蕙田案以上漢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時造船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太康元年王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于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鑼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大炬長十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象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

燭天吳人大懼

安帝義熙六年盧循因劉裕北伐乘虛襲建康率眾數萬方艦而下裕引兵南還拒之出輕利鬪艦躬提幡鼓眾軍騰勇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摧陷裕自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萬具悉焚之賊眾大敗

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異以為神

蕙田案以上晉

唐書李靖傳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詔拜靖行軍總管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

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宏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宏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銑懼檄召江南軍不及明日降

蕙田案新唐書兵志不載舟師事無可考

又案以上唐

文獻通考宋太祖乾德初鑿大池于京城之南引蔡水

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習戰池中

開寶六年詔以新池為講武池七年將有事于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為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

訖真宗朝歲習不輟

高宗建炎元年右僕射李綱言當於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招集善波操舟便利之人擬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從之四年夏四月兀术入寇自明州回歸韓世忠先屯焦山以邀其歸路兀术遣人約日會戰世忠伏兵擊之俘獲甚眾及其舟千餘艘敵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求

五十四
假道世忠不從與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縋貫一大鈞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縋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术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术既為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盧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兀术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擢漿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

箭射其箛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箛蓬世忠軍亂遂潰還鎮江

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渝盟入寇李寶以舟師禦之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敵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辨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眾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佑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眾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

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首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斬之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之除寶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十一月亮親統細軍駐和州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權聽留水軍舟船咸在允文督軍士決戰于是統制張振王琪等列江岸以待之而以海鯁船載精兵駐中流迎敵布陣甫畢亮以小紅旗麾舟絕江而來諸將盡伏山崦敵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皆旋為之底極不平舟中之人皆不能施盡為官軍所殺

明日允文又命戚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駐舟江心齊力射敵敵見舟無歸路於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於上流焚其舟凡百八十亮引去

孝宗隆興元年九月詔諸州召募水手于手上刺某州水軍字以革冒代之弊四年樞密院言潮州守臣傅自修欲於本軍禁軍闕額人數內撥三指揮二百人專防海道以諳識水勢人充

蕙田案以上宋

明史兵志舟之制江海各異太祖于新江口設船四百永樂初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兩浙及鎮江諸府衛造海風船成化初濟州衛楊渠獻槳舟圖皆江舟也海舟以舟山之鳥槽為首福船耐風濤且禦火浙之十裝標號軟風蒼山亦利追逐廣東船鐵栗木

為之視福船尤巨而堅其利用者二可發佛郎機可擲
 火毬大福船亦然能容百人底尖上闊首昂尾高柁樓
 三重帆桅二傍護以板一設木女牆及礮牀中為四層
 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
 爨皆在是上露臺穴梯而上傍設翼板可憑以戰矢石
 火發則皆俯發可順風行海蒼視福船差小開浪船能
 容三五十人頭銳四槳一櫓其行如飛艫船視海蒼
 又小蒼山船首尾皆闊帆櫓並用櫓設船傍近後每傍
 五枝每枝五跳跳二人以板開跳上露首于外其制上
 下三層下實土石上為戰場中寢處其張帆下旋皆在
 上層成繼光云倭舟甚小一入裏海大福海蒼不能入
 必用蒼船逐之衝敵便捷温人謂之蒼山鐵也沙鷹二
 船相胥成用沙船可接戰然無翼蔽鷹船兩端銳進退

如飛傍釘大茆竹竹間窗可發銳箭內舷外隱人以蕩
 槳先駕此入賊隊沙船隨進短兵接戰無不勝漁船至
 小每舟三人一執布帆一執槳一執鳥嘴銃可掩賊不
 備網梭船形如梭竹桅布帆容二三人可哨探蜈蚣船
 象形也能駕佛郎機銃底尖面闊兩傍楫數十行如飛
 兩頭船旋轉在柁因風四馳諸船無逾其速蓋自嘉靖
 以來東南日備倭故海舟之制特詳

顧炎武海師說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
 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
 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
 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
 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
 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

五
百
一
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
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
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
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
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
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
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
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瑛
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大海而至蘇
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
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
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
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蕙田案以上明

右漢至明舟師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一

淮陰吳玉搢校字

<p>至山東蕙田案以土陘道用師之效</p>	<p>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古蕙至陘兵謂江南下海而</p>	<p>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p>	<p>遣海軍以舟師自東海至西海又自西海至東海</p>	<p>州在公孫州</p>	<p>以文身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p>	<p>正斷區卷卷第二十四十一</p>	<p>再此亦以海至廣東之徐時伐</p>	<p>至遼東之</p>	<p>宋伐</p>	<p>符堅</p>	<p>遺汝</p>
-----------------------	-----------------------------	-----------------------------	----------------------------	--------------	----------------------	--------------------	---------------------	-------------	-----------	-----------	-----------

